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于少保萃忠傳 第三十六回 王師駢集擒奸黨 有貞無法喪林泉

曹鉉等被勤王之師，並馬尚書兵殺敗，只剩得百餘騎，飛奔到曹欽處。且說朝廷自從三更得完者禿亮飛報，大明門上守門人監聞此急信，一一傳報金墉城上，守城人飛報進內廷。又有吳瑾密疏，俱從門隙內傳至內宮。上聞急報，又見密奏，方知曹欽與曹吉祥通同謀叛，放火為應。上震怒，即命內臣金英、懷恩等拿曹吉祥等眾。內臣領旨，潛地來到。果見吉祥與一伙心腹人，正在那裡堆積放火之物，不料眾人潛地來拿。眾人見了吉祥，大喝曰：「汝做得好事！」一齊拿住吉祥。吉祥還說：「拿我怎的？」眾人曰：「汝同姪曹欽謀反，特命擒汝。」吉祥猶自抵賴。眾人曰：「汝還賴到那裡去，有汝親恭順侯吳瑾密疏。萬歲爺大怒，特旨差我等來拿。」吉祥聞言即頓足曰：「罷了！罷了！」眾人拿了吉祥見上。上大怒，即發吉樣於御史獄，待拿了曹欽一同究罪。故此禁門不開，欽等不能進。且說孫鏜等合勤王之師，齊剿曹黨逆賊。曹鉉中了兩箭欲走，被孫鏜斬於馬下。曹鐸見孫鏜殺死曹鉉，心中慌亂，被孫繼宗一刀斬於馬下。曹鐸亦被馬昂兵殺死。曹欽見三弟兄俱被殺，慌領殘兵奔回家中，把重門緊閉。此時王師追殺，圍住曹欽之屋大叫：「獻出曹欽，免汝闔門誅戮！若少遲片刻攻進，汝等皆為齏粉！」曹欽知不可活，忙奔到後園井中欲投下，忽見一紅袍伸一手提起，丟於井畔。此時，眾軍齊進園中，見井畔曹欽，一齊拿住。家小亦盡拿下。

眾人捉曹欽械到朝來。上聞知，親御午門，百官朝拜畢，下曹吉祥於御史獄中賜死，籍沒曹欽等家產，誅欽於市。朝廷籍欽等家資，以賞將士。欽之餘黨，並流嶺南。旌死節之臣，追封吳瑾為梁國公，諡忠壯，子孫世襲恭順侯。贈寇深為少保，諡忠愍，蔭一子錦衣百戶。逢杲贈都督，亦諡忠愍。論功加孫繼宗太保。孫鏜進封懷寧侯，子孫世襲侯爵。劉安子孫世襲廣寧伯。馬昂、趙榮、王翱、李賢並加太子少保。進升完者禿亮為都督。趙榮召集忠義，為首得功者三四人，俱稱為試百戶。萬祺升為工部侍郎。朵耳加授一級。曹欽有妻父賀三老者，平日見欽勢燄，常規諫欽。欽不聽，遂絕不往來。今欽叛逆，凡一應姻黨宗族附勢者，俱加貶竄，唯賀老朝廷灼知免罪，朝廷檢錄曹欽私書，見馮益有頌曹氏功德之書，遂拿馮益發錦衣衛究問。

曹欽之妻賀氏，向被欽幽於密室，今亦拿禁獄中。錦衣衛究問賀氏：「汝夫與誰同謀？」賀氏心中忖度：「我夫不良，何忍害人？」乃答曰：「實無。」又問曰：「朝廷之臣，誰為汝夫心腹？」亦答曰：「俱無。」及帶馮益當面，賀氏亦不肯害他。不料馮益佯為不知，反以言詆誣賀氏。賀氏忿怒曰：「馮益休得混話，向日吾夫與汝密室問事時，汝言曹操、曹節之事。妾聞汝之言甚妄，因諫吾夫，被夫閉之別室。吾夫聽汝之言，遂致身亡家喪。今反詆妾而又抵賴乎！」益無言分辯，亦死於市。朝廷察知賀氏諫夫被幽，遂赦其罪。賀氏對法官曰：「妾蒙恩宥，理難不死。先前不能輔夫為善，今又不能阻夫為惡。家亡名喪，何顏立世！」言畢，即引裙刀自刎而死。眾問官見之，無不嗟歎。朝廷以烈婦禮葬之。

且說徐有貞初被貶雲南金齒衛時，行了半載，到得雲南地面。在路中對解官曰：「不出一年，京師有一場大亂。曹吉祥等不能逃其禍。」後來果然。

有貞行到雲南，至金齒只得七十里路了，天色已晚，遂同解官忙趨。回顧無處居住，急急趕行。遠遠見一大寺，有貞等忙投寺來。早有五、七個僧人，捧著酒果來迎，道：「不知大人遠臨，有失遠接，恕罪！」有貞見了，驚訝道：「吾等並無無人來通報，為何眾僧如此接待？」乃復謂眾僧曰：「我是朝廷罪人，何勞汝眾相迎？」眾僧曰：「大人雖今日之罪人，實昔日之貴人也。」有貞曰：「眾位上人，吾素不曾與爾等相識，況萬里之途，何由悉知？酒肴遠接，必有緣故。」眾僧曰：「且請大人到方丈少坐告稟。」有貞遂同眾一齊進寺，直至方丈坐下。眾僧曰：「我這裡名佛慧石羊寺，寺歷年久。寺中石羊，頗有奇異。但有貴官到此，此羊即鳴。昨夜聞羊鳴，故知。所以聊備酒肴奉迎。」眾僧人又問曰：「敢問大人官居何職？因何事到此？」

徐有貞未及答，兩解官曰：「這位就是當朝閣老，武功伯徐爺。因與同僚不睦，被他讒言誣奏。朝廷一時聽信，因此貶謫。不日即取轉京，依然宰輔他。」眾僧驚曰：「果然是位大貴人！所以數日前，有一位留鬚僧人到此說道：「不數日間，有一位徐閣老到此寺中，我要見他說話。」」徐公見說心疑，遂留宿寺中一宵。

明早起來梳洗、早膳畢，忽見一幅巾禪衣之人，從寺前直進殿來，大笑曰：「徐公，四十年餘不相見也。記得當初臨別之際，曾說有金齒之會？今日果然矣。」徐公一見，認得是先年虎口書館相敘的道人烏全真，忙下階拜揖曰：「久別尊顏，何緣又得相逢也。」烏全真曰：「向年蒙公款留，義氣深重，故贈公秘書，救公二大難矣。是書不可久留於世，宜付還我。」徐公答曰：「實不曾帶來。」全真曰：「吾豈不知，別物不帶，此書曾有驗，公必帶行，為防身之寶。公何誑我？他人可誑，我不可誑也。」

徐公被全真說著心事，心中驚畏，乃邀全真進內，沽酒市脯同飲。酒至數杯，全真取出一丸金丹，對有貞曰：「此丹服之，可長生不老。」有貞數知烏道之術，以為服此可以延年，必中大喜，即服之。少刻坐談間，烏道問起：「法必純熟，試誦演以驗之，何如？」有貞口誦默演，盡皆差失。徐有貞心慌，復懇為何如此。全真曰：「公拿書再看，仍舊精熟。」有貞原誦說不曾帶得，如今又不好說帶來，遲疑半晌。全真即起身到有貞行李囊中，只一捏，此書早拿到手，對有貞曰：「吾報公之恩，救公之難，可為周且至矣。吾法已收，汝法已塞，不可久留。」言畢，即拂衣而去。有貞驚訝曰：「向日熟練法術，頓然忘卻。而全真又忽然去了。」心中鬱鬱不樂。來到金齒衛中，另築一室獨處。

居不一年，朝廷復赦有貞歸。有貞回家，從峽山經過，心急馬快，跌傷其足，到家遂杜門不出。養病幾時，忽一日，門上人進報：「有泰州馬相公來拜老爺。」有貞只得出來相見。馬士權曰：「聞公回府，特來候謁。」有貞乃置酒款待。酒至半酣，士權微露向日有獄中許成姻親之語。有貞見說，即有難色，反以他言支吾，恰有悔婚之意。士權揣知其情，乃即辭回。又以言動之曰：「今日公回府，優游林泉。有日朝廷思公，復居台輔。若某向年被刑拷之時，稍有一言涉公，事不可測也。」有貞唯致謝而已，並不言起許婚之事。士權笑曰：「寒士諒不敢當相侯之女。」遂不多言而別。徐有貞見士權已去，仍戒門下之人，若馬相公再來，可托以他故，不必通報。士權亦不復至。

有貞居家，玩遊山水，閒處年餘。忽一日，在書房中檢書，偶然檢出向年王鎮劾于謙疏稿，心中悚然，是夜夢中見于公立於面前。有貞大叫一聲，夫人驚醒，問是何為。有貞言及夢中之事。夫人曰：「此乃公心上縈縈所致，無慮也。」過三日，有貞得疾，不五日而殞。年六十六歲。

且不談徐有貞病死。且說于少保公子于冕見諸權奸相繼而死，遂從龍門關回，奮然曰：「今權黨悉亡，吾父之冤得白也。」乃即上疏陳其事功。未知若何。